五代史記

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殺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

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彦威紿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

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鎭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鎭天平徙鎭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

沂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晝以無罪怏怏失職縱徹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晝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必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

以功遷裨校隷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
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
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
自斷其手鼻割而不誅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
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會軍攻
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
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
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
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
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

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筭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使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

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
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
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
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
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
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
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
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
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爲

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刺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

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為鄆州

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

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
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
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
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
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
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闇者笑之歷
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
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

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

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
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二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
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
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
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荊湖吳越修貢賦效
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
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
曰荊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
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
其可無慮乎巖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

張延朗 李巖

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

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爲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屈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

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

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
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
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
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
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
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
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
遣荀咸乂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
重誨不聽咸乂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
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

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

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慰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贇并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勵班行不愼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贇之

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据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延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馮贇附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

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巳酒酣具言昔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遝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巳病而秦王從榮禍

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
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
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
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
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
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
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
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閽者贇爲兒時以通黠
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
宗即位即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

朱弘昭

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馮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

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劒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二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劉延朗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

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爲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爲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

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册明宗柩前册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暠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暠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昭胤暠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鎭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揔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譟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

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粮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摠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摠

管從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
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
瑭從亦反不從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
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
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
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
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
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

馬胤孫爲荅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

自麥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高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高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高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

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甯慶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幷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驍將從莊宗破

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十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

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師

康義誠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

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

朱弘實以兵擊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
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
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
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
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
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
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
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
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

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
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
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王將怯
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
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
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
朱弘實見軍士無鬭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
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䘏而無一騎東者人
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

特得虔劍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

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

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

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两團及遺秦王夫金裝胡簶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

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彦稠与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国於節未虧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

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見時莊宗内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勑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

能有所建言是歲吏選人吴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詔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亦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数萬人軍士妻子皆採梠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

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

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華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華貶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班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華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責官與選人責受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華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矜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嘗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

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爲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

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
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
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
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
以巵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巵屬巡官馮道程位
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
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即
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
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
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輦拜命
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
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
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
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
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詬辱人有假驢夫於
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
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
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
恃婦家力也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

盧程

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横無不聳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

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

拘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子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眞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眞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

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圜謀隱公廨錢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二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攻己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及殺崇韜以圜

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攻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

郎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
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爲
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
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
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
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
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
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
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
去行且駡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

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古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

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爲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圜大傅

趙鳳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

悉縣燕入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
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
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
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莊宗即
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
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
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
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
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
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昆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

不能詰也鳳獨號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内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愼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

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從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

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祕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

後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

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禄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揲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擢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

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貽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

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
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
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
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
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
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
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
場爲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

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

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
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
患不細憲材識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
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
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
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
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
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
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
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

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

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

姓名云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

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

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説頗沮難之其後革説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悦與鄰人爭井井有寳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説終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宫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詬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齊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

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鏻事動揺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賛

劉賛魏州人也父玭爲縣令賛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賛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賛益力學舉進

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延官又爲
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
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
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
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
擇秦王即請賛乃拜賛祕書監爲秦王傅賛泣
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
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賛從
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
賛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彊有不

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賛來不得通賛亦
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
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
元帥判官任賛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
詹事王居敏及劉賛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
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
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
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賛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
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賛等止其

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贇亦爭不可贇等乃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贇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贇聞秦王敗即白衣乘驢以俟人有告贇奪官而已贇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贇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

何瓚閬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

事以君踈簡而内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内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及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

從高祖自太原從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均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

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從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

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

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不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

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
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
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
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
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
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
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
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
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
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

栻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

使主誅從守殺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

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横磨大劒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

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

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
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
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
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
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
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
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樂恣意所爲後
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
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

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勇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榮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榮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服乃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

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殆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豈天本

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憀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

必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閤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

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

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

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嵩家是時天下多盗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盗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盗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恡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盗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盗入于山中盗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盗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

其冤而逢吉以仁曾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蔓逢吉已貴甚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夫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它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

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
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
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
異已而會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
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
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是時隱帝少
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
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
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
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閤謂

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幷宅一區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户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爲軍校其

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為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
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一作受）顧命隱帝時河中
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
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
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
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
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
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斮
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
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

而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
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
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
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
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
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
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
私錢千緡爲獻穎州麴場官麴温與軍將何拯
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拯訴之弘肇弘肇
以謂穎已屬州而温不先白已乃追温殺之連

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

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釂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肇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為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

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
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
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為
大臣所制數有怨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
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
坊鍜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
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
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
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
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

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罪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
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
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廕出身諸司
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
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
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
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
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
論事帝前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
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

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秉閒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郄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絶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

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
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
槖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
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孔目官從之太原高
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
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
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
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甞乏絶然征利剥下民
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乃
增一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

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至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

舊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爲人慘酷好
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己特信用之高祖即位
拜永興軍節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
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
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
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
縣而前爲吏者納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
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
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
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

請增民租畝出錢二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屬屠滅

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迨有徼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陜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

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諷

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
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
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
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
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帝大懼謂大
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
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
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
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
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内庫金寶懷之以奔其

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
絳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筭給事漢高
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
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
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
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
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
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

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黠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弑文進亦自殺

後贊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

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贇父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贇與允明等晝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贇奔兖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勗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勗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

池高下君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
𪍑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巳而李業與允明謀
殺楊邠等是日天雲布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
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
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
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
之弒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

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

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

王朴

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
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
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
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
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
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
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
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
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
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

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以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

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二年征
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
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
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
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
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
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
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
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
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

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
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
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
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
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
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
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
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
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
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

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劒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劒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

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内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

曰忠正

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黄門就壁録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

醫視疾劾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

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庿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兎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

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尊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

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